

爽子 眉弟

民國廿二年四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夜子”
〔本 精〕

翻許不權作著有

著 者 茅 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八十五號
杜 海 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漢口中山路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街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癢癢的。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黃浦的夕潮不知怎麼的已經漲上了，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隻都浮得高高地，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風吹來外灘公園裏的音樂，卻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銀鼓聲最分明，也最叫人心興奮。暮靄挾着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着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 *Neon* 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Light, Heat, Power!

這時候——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輛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鐵龍汽車像閃電一般駛過了外白渡橋，向西轉灣，一直沿北蘇州路去了。

過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總商會以西的一段，俗名喚作「鐵馬路」，是行駛內河的小火輪的彙集處。那三輛汽車到這裏就減低了速率。第一輛車的開車人輕聲地對坐在他旁邊的一身黑拷綢衣褲的彪形大漢說：

「老關是戴生昌罷？」

「可不是！怎麼你倒忘了？您準是給那隻爛污貨迷昏了啦！回頭——看！一頓揍！」

老關也是輕聲說，露出一口好像連鐵梗都咬得斷似的大牙齒。他是保鏢的。此時汽車戛然而止，老關忙即跳下車去，摸摸腰間的勃郎寧，又向四下裏瞥了一眼，就過去開了車門，威風凜凜地站在旁邊。車廂裏先探出一個頭來，紫醬色的一張方臉，濃眉毛，圓眼睛，臉上有許多小疤。看見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門上正有「戴生昌輪船局」六個大字，這人也就不跳下車來，一直走進輪船局去。老關緊跟在後面。

「雲飛輪船快到了麼？」

紫醬臉的人傲然問，聲音是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歲了，身材魁梧，舉止威嚴，一望而知是頗指氣使慣了的「大亨」。他的話還沒完，坐在那裏的輪船局辦事員霍地一齊站了起來，內中有一個瘦長子堆起滿臉的笑容搶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爺，請坐一會兒罷——倒茶來。」

瘦長子一面說，一面就拉過一把椅子來放在三老爺的背後。三老爺臉上的肌肉一動，似乎是微笑，對那個瘦長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門外。這時三老爺的車子已經開過去了，第二輛汽車補了缺，從車廂裏下來一男一女，也進來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滿面和氣的一張白臉。女的卻高得多，也是方臉，

和三老爺有幾分相像，但頗白嫩光澤。兩個都是四十開外的年紀了，但女的因為裝飾入時，看來至多不過三十左右。男的先開口：

「蓀甫，就在這裏等候麼？」

紫醬色臉的蓀甫還沒回答，輪船局的那個瘦長子早又陪笑說：

「不錯，不錯，姑老爺已經聽得拉過回聲。我派了人在那裏看守，專等船靠了碼頭，就進來報告。頂多再等五分鐘，五分鐘！」

「呀，福生，你還在這裏麼？！做生意要有長心。老太爺向來就說你肯學好。你有幾年不見老太爺罷？」

「上月回鄉去，還到老太爺那裏請安。——姑太太請坐罷。」

叫做福生的那個瘦長男子聽得姑太太稱讚他，快活得什麼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轉身又拖了兩把椅子來放在姑老爺和姑太太的背後，又是獻茶，又是敬煙。他是蓀甫三老爺家裏一個老僕的兒子，從小就伶俐，所以蓀甫的父親——吳老太爺特囑蓀甫安插他到這戴生昌輪船局。但是蓀甫他們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門外。門口馬路上也有一個彪形大漢站着，背向着門，不住地左顧右盼；這位是姑老爺杜竹齋隨身帶的保鏢。

杜姑太太輕聲鬆一口氣，先坐了，掣一塊印花小絲巾，在嘴唇上抹了幾下，回頭對蓀甫說：

「三弟，去年我和竹齋回鄉去掃墓，也坐這雲飛船。是一條快船。單趟直放，不過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顛得利害。骨頭痛。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瘋，半個身子簡直不能動。竹齋，去年我們看見爸爸坐久了就說頭暈——」

姑太太說到這裏一頓，輕輕吁了一口氣，眼圈兒也像有點紅了。她正想接下去說，猛的一聲汽笛從外面飛來。接着一個人跑進來喊道：

「雲飛靠了碼頭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來，手扶着杜竹齋的肩膀。那時福生已經飛步搶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轉頭，朝後面說：

「三老爺，姑老爺，姑太太；不忙，等我先去招呼好了，再出來！」

輪船局裏其他的辦事人也開始忙亂；一片聲喚腳夫。就有一架預先準備好的大藤椅，由兩個精壯的腳夫擡了出去。孫甫眼睛望着外邊，嘴裏說：

「二姊，回頭你和老太爺同坐一八八九號，讓四妹和我同車，竹齋帶阿萱。」

姑太太點頭，眼睛也望着外邊，嘴唇翕翕地動；在那裏唸佛。竹齋含着雪茄，微微的笑着，看了孫甫一眼，似乎說「我們走罷。」恰好福生也進來了，十分爲難似的皺着眉頭：

「真不巧。有一隻蘇州班的拖船停在裏擋——」

「不要緊。我們到碼頭上去看罷！」

孫甫截斷了福生的話，就走出去了。保鏢的老關趕快也跟上去。後面是杜竹齋和他的夫人，還有福生。本來站在門口的杜竹齋的保鏢就作了最後的「殿軍」。

雲飛輪船果然泊在一條大拖船——所謂「公司船」的外邊。那隻大藤椅已經放在雲飛船頭，兩個精壯的脚夫站在旁邊。碼頭上冷靜靜地，沒有什麼閒雜人；輪船局裏的兩三個職員正在那裏高聲吆喝，轟走那些圍近來的黃包車夫和小販。孫甫他們三位走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時，吳老太爺已經由雲飛船的茶房扶出來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趕快跳過去，做手勢，命令那兩個脚夫擡起吳老太爺，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於是兒子，女兒，女婿，都上前相見。雖然路上辛苦，老太爺的臉色並不難看，兩圈紅暈停在他的額角。可是他不作聲，看看兒子，女兒，女婿，只點了一下頭，便把眼睛閉上了。這時候，和老太爺同來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也擠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麼？」

杜姑太太——吳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輕聲問。

「沒有什麼。只是老說頭眩。」

「趕快上汽車罷！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號的新車子先開來。」

孫甫不耐煩似的說。讓兩位小姐圍在老太爺旁邊，孫甫和竹齋阿萱就先走到碼頭上。一八八九

號的車子開到了，籐椅子也上了岸，吳老太爺也被扶進汽車裏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爺旁邊。本來還是閉着眼睛的吳老太爺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氣一刺激，便睜開眼來看一下，顫着聲音慢慢地說：

「美芳，是你麼？要蕙芳來？蕙芳還有阿萱！」

蓀甫在後面的車子裏聽得了，略皺一下眉頭，但也不說什麼。老太爺的脾氣古怪而且執拗，蓀甫和竹齋都知道。於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爺阿萱都進了老太爺的車子。二小姐美芳捨不得離開父親，便也擠在那裏。兩位小姐把老太爺夾在中間，阿萱坐在二小姐的對面。馬達聲音響了，一八八九號汽車開路，已經動了，忽然吳老太爺又銳聲叫了起來：

「太上感應篇！」

這是裂帛似的一聲怪叫。在這一聲叫喊中，吳老太爺的殘餘生命力似乎又復旺盛了；他的老眼閃閃地放光，額角上的淡紅色轉爲深朱，雖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號的開車人立刻把車煞住，驚惶地回過臉來。蓀甫和竹齋的車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卻明白老太爺要的是什麼。她看見福生站在近旁，就喚他道：

「福生，趕快到雲飛的大餐間裏拿那部太上感應篇來！是黃綾子的書套！」

吳老太爺自從騎馬跌傷了腿，終至成爲半肢瘋以來，就虔奉太上感應篇，二十餘年如一日；除了

每年印贈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臥不離的隨身法寶！

一會兒，福生捧着黃綾子書套的感應篇來了。吳老太爺接過來恭恭敬敬擺在膝頭，就閉了眼睛，乾癟的嘴唇上浮出一絲放心了的微笑。

「開車！」

二小姐輕聲喝，鬆了一口氣，一仰臉把後頸靠在彈簧背墊上，也忍不住微笑。這時候，汽車愈走愈快，沿着北蘇州路向東走，到了外白渡橋轉彎朝南，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每分鐘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記錄。

坐在這樣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驅馳於三百萬人口的東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卻捧了太上感應篇，心裏專念着文昌帝君的「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的語誡，這矛盾是很顯然的了。而尤其使這矛盾尖銳化的，是吳老太爺的真正虔奉太上感應篇，迥不同於上海的借善騙錢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吳老太爺卻還是頂括括的「維新黨」。祖若父兩代侍郎，皇家的恩澤不可謂不厚，然而吳老太爺那時卻是滿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於那時候的父與子的衝突，少年的吳老太爺也是一個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習武騎馬跌傷了腿，又不幸而漸漸成爲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賦悼亡，那麼現在吳老太爺也許不至於整天捧着太上感應篇罷？然而自從傷腿以後，吳老太爺

的英年浩氣就好像是整個兒跌丟了；二十五年來，他就不會跨出他的書齋半步！二十五年來，除了太上感應篇，他就不會看過任何書報！二十五年來，他不曾經驗過書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與子的衝突」又在他自己和蔣甫中間不可挽救地發生。而且如果說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執拗，那麼，吳老太爺正亦不弱於乃翁；書齋便是他的堡寨，太上感應篇便是他的護身法寶，他堅決的拒絕了和兒子妥協，亦既有十年之久了！

雖然此時他已經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車裏，然而並不是他對兒子妥協。他早就說過，與其目擊兒子那樣的「離經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絕對不願意到上海。蔣甫向來也不堅持要老太爺來，此番因為土匪實在太囂張，而且鄰省的共產黨紅軍也有燎原之勢，讓老太爺高臥家園，委實是不妥當。這也是兒子的孝心。吳老太爺根本就不相信什麼土匪，什麼紅軍，能夠傷害他這虔奉文昌帝君的積善老子！但是坐臥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動的他，有什麼辦法？他只好讓他們從他的「堡寨」裏擡出來，上了雲飛輪船，終於又上了這「子不語」的怪物——汽車。正像二十五年前是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維新黨」，使他不得不對老侍郎的「父」屈服，現在仍是這該詛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積善」到底，使他不得不對新式企業家的「子」妥協了！他就是那麼樣始終演着悲劇！

夜

子

但畢竟尚有太上感應篇這護身法寶在他手上，而況四小姐蕙芳七少爺阿萱一對金童玉女，也

動。三弟的廠裏，三弟公館的圍牆上，都寫滿了共產黨的標語……」

「難道巡捕不提麼？」

「怎麼不提！可是提不完。啊！真不知道那裏來的這許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這一身衣服實在看了叫人笑。這還是十年前的裝束！明天趕快換過罷！」

是二小姐芙蓉和四小姐蕙芳的對話。吳老太爺猛睜開了眼睛，只見左右前後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種小箱子——汽車。都是靜靜地一動也不動。橫在前面不遠，卻像開了一道河似的，從南到北，又從北到南，匆忙地雜亂地交流着各色各樣的車子；而夾在車子中間，又有各色各樣的男人女人，都像有鬼趕在屁股後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從什麼高處射來的一道紅光，又正落在吳老太爺身上，像是浴在血水中了。

這裏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點，所謂「拋球場」。東西行的車輛此時正在那裏靜候指揮交通的紅綠燈的命令。

「二姊，我還沒見過三嫂子呢。我這一身鄉氣，真惹她笑痛了肚子罷。」

蕙芳輕聲說，偷眼看一下父親，又看看左右前後安坐在汽車裏的時髦女人。芙蓉笑了一聲，掙出手帕來抹一下嘴唇。一股濃香直撲進吳老太爺的鼻子，似乎癢癢地怪難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鄉下去過，也沒看見像你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鄉下女人的裝束也是時髦得很呢，但是父親不許我——」

像一支尖針刺入吳老太爺迷惘的神經，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芳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識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裝束；雖則尚在五月，卻因今天驟然悶熱，二小姐已經完全是夏裝：淡藍色的薄紗緊裹着她的壯健的身體，一對豐滿的乳房很顯明地突出來，袖口縮在臂灣以上，露出雪白的半隻臂膊。一種說不出的厭惡，突然塞滿了吳老太爺的心胸，他趕快轉過臉去，不提防撲進他視野的，又是一位半裸體似的只穿着亮紗坎肩，連肌膚都看得分明的時裝少婦，高坐在一輛黃包車上，翹起了赤裸裸的一隻白腿，簡直好像是沒有穿褲子。「萬惡淫爲首！」這句話像鼓槌一般打得吳老太爺全身發抖。然而還不止此。吳老太爺眼珠一轉，又瞥見了他的寶貝阿萱卻正張大了嘴巴，出神地貪看那位半裸體的妖豔少婦呢！老太爺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烈了似的再也不動，喉間是火辣辣地，好像塞進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時指揮交通的燈光換了綠色，吳老太爺的車子便又向前進。衝開了各色各樣車輛的海，衝開了紅紅綠綠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進！機械的騷音，汽車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氣，zoo！電管的赤光，——一切夢魘似的都市的精怪，毫無憐憫地壓到吳老太爺朽弱的心靈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鳴，只有頭暈！直到他的刺戟過度的神經像要爆烈似的發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臟不能再跳動！

呼盧呼盧的聲音從吳老太爺的喉間發出來，但是都市的騷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沒有聽到。老太爺的臉色也變了，但是在不斷的紅綠燈光的映射中，誰也不能辨別誰的臉色有什麼異樣。

汽車是旋風般向前進。已經穿過了西藏路，在平坦的靜安寺路上開足了速率，半英里一分鐘。路旁隱在綠蔭中射出一點燈光的小洋房連排似的撲過來，一眨眼就過去了。五月夜的涼風吹在衣襟上，獵獵地作響。四小姐蕙芳像是擺脫了什麼重壓似的鬆一口氣，對阿萱說：

「七弟，這可長住在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麼好玩，我只覺得亂烘烘地叫人頭痛。」

「住慣了就好了。近來是鄉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到上海來。四妹，你看這一路的新房子，都是這兩年內新蓋起來的。隨你蓋多少新房子，總有那麼多的人來住。」

二小姐接茬說，打開她的紅色皮夾，取出一個粉撲，對着皮夾上裝就的小鏡子便開始汽車上的化妝。

「其實鄉下也還太平。謠言還沒有上海那麼多。七弟，是麼？」

「太平？不見得罷！兩星期前開來了一連兵，剛到關帝廟裏駐紮好了，就向商會要五十個年青女人——補洗衣服；商會說沒有，那些八大爺就自己出來動手拉。我們隔壁開水菓店的陳家嫂不是被他們拉了去麼？我們家的陸媽也是好幾天不敢出大門……」

「真作孽！我們在上海一點不知道。我們只聽說共匪要擄女人去公。」

「我在鎮上就不曾見過半個共匪。就是那一連兵，叫人頭痛！」

「嚇，七弟，你真糊塗！等到你也看見，那邊得了竹齋說，現在的共匪真利害，九流三教裏，到處全有防不勝防。直到像雷一樣打到你眼前，你才覺到。」

這麼說着，二小姐就輕輕吁一聲。四小姐也覺毛骨聳然。只有不很懂事的阿萱依然張大了嘴胡胡地笑。他聽得二小姐把共匪說成了神出鬼沒似的，便覺得非常有趣；「會像雷一樣的打到你眼前來麼？莫不是有了妖術罷！」他在肚子裏自問自答。這位七少爺今年雖已十九歲，雖然長的極漂亮，卻因為一向就做吳老太爺的「金童」，很有幾分傻。

此時車上的喇叭突然嗚嗚地叫了兩聲，車子向左轉，駛入一條靜蕩蕩的濃蔭夾道的橫馬路，燈光從樹葉的密層中洒下來，斑斑駁駁地落在二小姐她們身上。車子也走得慢了。二小姐趕快把化妝皮夾收拾好，轉臉看着老太爺輕聲說：

「爸爸，快到了。」

「爸爸睡着了！」

「七弟，你喊得那麼響！二姊，爸爸閉了眼睛養神的時候，誰也不敢驚動他！」

但是汽車上的喇叭又是嗚嗚地連叫三聲，最後一聲拖了個長尾巴。這是暗號。前面一所大洋房

的兩扇烏油大鐵門霍地盪開，汽車就輕輕地駛進門去。阿萱猛的從坐位上站起來，看見蔭甫和竹齋的汽車也啣接着進來，又看見鐵門兩旁站着四五個當差，其中有武裝的巡捕。接着，砰——的一聲，鐵門就關上了。此時汽車在花園裏的柏油路上走，發出細微的絲絲——的聲音。黑森森的樹木夾在柏油路兩旁，三三兩兩的電燈在樹蔭間閃耀。驀地車又轉灣，眼前一片雪亮，耀的人眼花，五開間三層樓的一座大洋房在面前了，從屋子裏散射出來的無線電播音台的音樂在空中迴翔，咕——的一聲，汽車停下。

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在汽車旁邊叫：

「太太！老太爺和老爺他們都來了！」

從暈眩的突擊中方始清醒過來的吳老太爺喫驚似的睜開了眼睛。但是緊抓住了這位老太爺的覺醒意識的第一剎那卻不是別的，而是剛才停車在「拋球場」時七少爺阿萱貪婪地看着那位半裸體似的妖豔少婦的那種邪魔的眼光，以及四小姐蕙芳說的那一句「鄉下女人裝束也時髦得很呢，但是父親不許我——」的聲浪。

剛一到上海這「魔窟」，吳老太爺的「金童玉女」就變了！

立刻無線電音樂停止了，一陣女人的笑聲從那五開間洋房裏送出來，接着是高跟皮鞋錯落地

閣閣地響，兩三個人形跳着過來，內中有一位粉紅色衣服長身玉立的少婦，裹着細腰，搶到吳老太爺的汽車邊，一手拉開了車門，嬌聲笑着說：

「爸爸，辛苦了！二姊，這是四妹和七弟麼？」

同時就有一股異常濃郁使人窒息的甜香，撲頭壓住了吳老太爺。而在這香霧中，吳老太爺看見一團蓬蓬鬆鬆的頭髮，亂紛紛地披在白中帶青的圓臉上，一對發光的滴溜溜轉動的黑眼睛，下面是紅得可怕的兩片嘻開的嘴唇，驀地這披髮頭扭了一扭，又響出銀鈴似的聲音：

「蓀甫！你們先進去。我和二姊扶吳老太爺！四妹，你先下來！」

吳老太爺集中全身最後的生命力搖一下頭。可是誰也沒有理他。四小姐擦着那披髮頭下去了，二小姐挽住吳老太爺的左臂，阿萱也從旁幫一手，吳老太爺身不由主的便到了披髮頭的旁邊了，就有一條滑膩的臂膊箍住了吳老太爺的腰部，又是一串豔笑，又是兜頭撲面的香氣。吳老太爺的心只是發抖，太上感應篇緊緊地抱在懷裏。有這樣的意思在他的快要炸裂的腦神經裏通過：「這簡直是夜叉，是鬼！」

超乎一切以上的憎恨和忿怒忽然給與吳老太爺以長久未有的力氣。仗着二小姐和吳少奶奶的半扶半抱，他很輕鬆的上了五級的石階，走進那間燈火輝煌的大客廳了。滿客廳的人迎面上前的是蓀甫和竹齋。忽然又飛跑來兩個青年女郎，都是披着滿頭長髮，圍住了吳老太爺叫喚問好。她們嘈